李竞雄 LI JINGXIONG
选择独自歌唱 SINGING ALONE

Writer & Interview_ 健崔 **Writing Assistant_**tongna
Photographer_ 瑞奇 **Photo_** 李竞雄工作室 **Designer_**Nono

和瑞奇为李竞雄在他上海最新的独立艺术空间拍完了照片，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和我一起来到了展览附近采访的地方，他坐下来对我说，给我播放一首The Doors乐队的歌曲《Light My Fire》，这个有趣的小要求也就此打开了我们的话题。最开始看到李竞雄的作品是在他2014年北京空白空间的第一个展览，当时一组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把这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推到了众人的面前。不过今天再次聊起当年的创作，他却一直在否定自己。李竞雄选择推翻曾经自己的工作方法，就像他在2016年的展览《白银》上做的那样，过去的“精致”、“聪明”、“当代性”审美的作品完全消失了，你所能看到的全部都是被他用火焰喷枪烧毁的材料。究竟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在过去几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这位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带着这些疑问和以及对新展览中这些越来越黑暗作品的好奇，我们听了听李竞雄讲述了他特别的创作经历。

我们刚才一起看了一个李竞雄前不久的展览，展了最近两年的作品。

对，两、三年前的作品，还有一些是新作的。

还有一些是燃烧的方式完成的作品，怎么会想到突然用火和燃烧来做一个自己的创作媒介？

其实烧东西本来就有人做了，1989年吧，大地魔术师展出过的中国艺术家，顾德新。我是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的，他们那一批人很早时候就做过用火烧毁的作品。当时顾德新会烧一些塑料，他搜集的一些生活的东西，因为火肯定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它可能对日常生活，对社会产生反抗精神——这是我的理解。但是他具体做这个作品的意图，肯定现在已经不得知了。

你自己呢？你为什么要烧东西？

有句话说——男孩在30岁之前，会拼命的去证明自己就有雄性的那一面。忘了是谁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可能有那种很强烈的冲动，那种破坏荷尔蒙的东西。

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不太懂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属于男孩对于火的把玩或者控制的那种内心冲动？比如我们小时候都拿火烧过什么蜻蜓或者昆虫。我记得小学课本自然课，老师教过用放大镜可以烧死蚂蚁等等。

那肯定的。对我来说，初中有一次就差点把外婆家给烧了。因为点燃了一台自行车，当时夜里特别可怕，就真的是调皮。就像刚才我们有聊到，觉得这种必然性，选择某种材料也好，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没有那么明确。我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表达什么，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东西，并不是通过逻辑化的。我希望通过A来达到B，可能更多的就是说这是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最直接的、最快速的这样一个物质材料加速损坏的一种方式。

我看到你的这一组用燃烧材料完成的作品中很多物品，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说燃烧这种方式，无论是加了其他的媒介剂，增长它的燃烧不同的效果，你都会从这个物品的原始的燃烧结果中判断出来它的原始外观，或者材料一些痕迹和影子。在做这些作品的实验之前，你考虑过他的结果化的样貌吗？比如说你的设想中，他会面目全非，还是说你也设想过无论进行怎样的燃烧方式，它还能被人们识别出它原本的样子？

我的情况有点像蔡国强的工作方式，他就是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一种东西。我觉得音乐人也是这样，在玩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游戏。艺术家有时候也是为了不可控东西的东西在工作，说哪个更重要，可能是不可控这一点更着迷。

你觉得艺术家是一个怎样的工作？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确实现在跟大众的关系越来越远，艺术家变成了一个需要门槛才能进入，去了解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艺术行业本身需要反省的地方，其实没必要这样。

是没必要刻意的去回避这个问题吗？

现在主流的政治正确，是关于身份、关于全球性的平权运动的一种叙事结构，这个东西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距离是很远的。但其实艺术，我依然对它还是挺乐观的，是因为我认为的艺术还不是那些政治正确的东西。相反它应该是更有情感的。试图跟现场的观众建立一个情感的关系，一种展示或者表达，而不是更多为了社会的感觉。

你在就读艺术院校的时候，当你还是一个学生的年代，或者刚刚开始全方面的学习了解艺术相关的内容，你那个时候设想过自己未来的工作生活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吗？

我有。我觉得挺幸运的，也挺不幸的，不知道怎么说。反正确实很早的时候就想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我天性比较害羞。所以现在艺术家其实是有收有放的，你可以封闭一段时间，然后你站出来一下，然后再退回到你工作室的范围。

这个被称为节奏。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比较适合作家或艺术家的方式。但如果是表演者，我觉得可能不行，但归根结底都和人的表现欲有关。就还是想表达，又不希望那么过度的去表达。

在你小的时候，第一个让你有了艺术家这样一个身份或者职业认知的人是谁？

是我爸爸。我爸是一个挺神奇的人。我在安徽芜湖，是一个半城山半城水的地方，在长江流域的一个码头城市。我爷爷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当时想去做艺术家什么的，然后就非常拒绝不让他做，他就每天对着月光画画。

要听德彪西吗。

我爸音乐品位可能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以前总看他听“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但是他对绘画这种东西真的有一种特别执着的热爱，然后每天对着月光在石头上画画，把眼睛画成3000多度近视。后来就考美院，没考上，然后又去做生意。所以其实我以前不认可，就不了解他的那种冲动。后来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就真的能感觉到在我体内要表达的东西吧。

无题 [黑色的东西], 2017
作品空间图来自 按需暴力 , 安全口画廊 , 香港 , 中国 , 2017

你继承了一种愿望的力量。

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做艺术家，说实话特别是这几年能感觉到社会阶级这些东西对普通家庭小孩来说，已经难以去从事这个行业了。因为像1998至19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穷，都没有经济上的能力。但现在真的不一样了，现在年轻的“90后”、“95后”的艺术家都是家庭比较优秀的，好像能有信心，有资格一样才能加入这个行业。这个挺现实的。

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还要养活工作室和自己的助手的一个艺术家，你现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很难回答。都挺难的。我觉得经济上、意识上、身体是否健康、意识是否活跃、经济是否丰富自足，社交是否正常化。像今天这种，能不能应付，或者说很好应对。都挺难的，方方面面。倒不是说某一个点特别突出。之前有个朋友是我高中的同学，他当时也挺有才华的，在我们当地是算那种才子。后来前几个月我们有微信聊两句，说你还在坚持做艺术？我就突然觉得在别人眼里活成了丰碑一样。好像选择做艺术，意味着某种献祭或者牺牲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就是选择了这样的。

我第一次知道李竞雄的作品是在北京空白空间看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感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满身带着国际范儿的年轻艺术家带来了几组作品。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之后做艺术家几年的状态吗？

那时候刚离开校园，我毕业比较晚，是2013年硕士毕业。然后当时是比较怯的时候，会知道艺术圈在谈论什么，关于身份的关于中西方的焦虑。会用那种方式去谈论一些，我知道大家会感兴趣的话题，就挺讨巧的。那时候拼命的学习，刚来上海也会去结识一些艺术圈的人。听他们谈的那些名字，特别自卑，我的负担，那时候听他们谈论某些人，觉得很自卑，回去就偷偷在网上查那种。

那个时间段其实算是你跟艺术行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其实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去很热切的希望加入这个行业，然后拼命去学习。我觉得都有这个过程，能感受得到。当然我也只是刚刚开始做，刚开始了解。

那之后你一下就跳到了一个非常情感化表达的一个阶段吗？

毕竟艺术还是要跨越知识结构的东西，去给观众带来一种情感上的波动，不能说是冲击吧，我觉得冲击不太好，因为冲击是只追求强度的。波动可能是追求一种差异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别的。关于形态的模仿能力，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其实是很漫长的一生。你学习怎么去跟自己的情感相处，然后去表达它。我觉得每个好的作家其实到最后都做到了，像海明威，是我的偶像，他都完成了这些东西。

但是一个艺术家可能跟其他的创作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就是你不光要了解自己的情绪、思绪的这样一个流动性，你还要能准确地判断自己选择怎样的工作方法来表达这些东西。像杭州展览中，你也是第一次使用那么多燃烧手段。我想知其中有哪些关键的事情，或者你的关注点，或者你的学习的领域，让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和判断。

我觉得其实关键有一个就是差异化的概念，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不光是艺术这个行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认识。这种带有差异化的去叙述才会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其实艺术不关于好坏，只关于差异。所以当你对一个行业有一个大概了解之后，你是否应该去寻找一个足够小的差异化的角度去切入讨论里面，这样才能给行业或者整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带来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启发，否则就没有意义。

这个话题就引来了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李竞雄焚烧松江事件”。可不可以给大家讲讲。

这个纯粹就因为自己不小心。我从小也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就是说对很多安全因素就没有基本的概念，包括我去年有个事去了法院，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问题。法庭这么重要的地方你没有了解，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学那些人文的也好，书里的知识，但是连法律是什么都没有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包括着火也是，其实你连最基本的防火意识都没有。教育其实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交通、防火、然后人身健康、法律，这些东西在我们教育里面反而是没有的。我就是一个典型，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粗心自大导致这样的结果。

V.O.D(雕塑), 2017
作品空间图来自 按需暴力 , 安全口画廊 , 香港 , 中国 , 2017

DNA5/DNA4/DNA3, 2019
作品空间图来自 按需修仙 , HdM 画廊 , 北京 , 中国 , 2019

工作室那次燃烧事件是一次创作中的意外吗？他是怎么让一个燃烧过程变成不可控的，然后发生到了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火情？

就是室内电焊。电焊会有火花，我们有种高易燃的那种发泡材料液体，一点就着。就是一个很小的火花。还是没有安全意识，受过教育没有重视，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

上海的松江驻扎了很多像你一样的年轻艺术家，大家都是以工作室和创作为自己生活轴心。松江生活怎么样？

其实艺术家这种群体的生活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既能在一起交流，最直接的一些看法，一些很深刻的东西，也可以交流一些行业八卦，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乐趣。但同时又没有办法去走得特别深，因为彼此都有很多的保留，关于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同事，也挺微妙的。我的生活主要就是说给助手安排事儿，然后自己保持学习，学习是最重要的。然后有新的想法的项目决定做什么，就处理一些很具体的事。在一些具体事里面去打磨自己。我是挺规律的，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各有各的工作方法，觉得我是早上十点半开始，上午处理一些事，然后下午到三、四点钟有点饿了，然后吃点东西，晚上打会游戏，看看电影什么的，或者经常出去打球，我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在做职业艺术家之前，都会给别的艺术家做助手。一部分是赚一些钱养活自己，一个其实是在学习很多工作方法，你是不是因为天资聪颖，所以是不是你错过了给别人做助手的阶段？

我是心气儿太高。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如果在很大的工作室工作的话，确实能学到挺多东西。有利有弊吧，看你能不能hold住吧。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你发现什么阶段找到了属于比较合适自己的工作方法，且坚信这个是正确的，才会一直使用这种方式去工作？

因为我是学油画的，到后来觉得我无法面对画布做一件事，就是说一个人去工作。我问过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一辈子就一个人工作。后来我的答案是不行，我觉得既然要开始合作，就要建立工作室制度以团队的形式来工作，可能很早时候想到了这一点。因为画家是很疯狂的。重复的做一件事儿，但每次结果都不同，其实挺疯狂的。因为永远你面对的是一个画布，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工作方式吧。

你觉得这种从零开始的创造会让你觉得没有方向手足无措吗？

我觉得太孤独了，在我天性最里面，还是渴望去沟通的，渴望跟大家一起工作的。而且一个人能做的事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上海其实很适合出现像陈逸飞那种艺术家。他跨了各个领域，艺术、出版、电影等等。我觉得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对于艺术家而言更是应该做到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对自己的判断更坚定一点，如果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点是我犯过很多错误的原因。

换句话理解，就是说不要管就不要听别人的意见，或者说不要考虑你的工作带来的结果会影响到其他人。

就像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准确，其实我也挺质疑这个概念的，就是当你追求准确的时候，你必然丧失那种更诗意、更感性的一种表达，所以对这种东西比较比较质疑，我觉得不是很相信。

你有没有哪些方法或者渠道来了解广义的艺术家们的工作方式，或者说你有没有渴望知道这些东西？

没有做艺术家之前，我就去过很多艺术家工作室去看，因为很简单，我觉得当你想了解一个艺术家，你直接到那去看，你不要看网上什么的，那都是扯淡的。直接到那里去看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否是你喜欢的。很早就上学的时候去过很多艺术家工作室，我后来也去过国外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个是最快的。不是说你去学习，而是帮助你去判断，你到底要不要干这行，这东西你喜不喜欢？帮助自己去判断。

这个时代的艺术本质是怎样的？

讨论本质是有一种现代主义的感觉，一个东西它是否有内核，有些东西是不是围绕着那个内核，这个东西我也挺质疑的。如果让我谈的话，更倾向去谈艺术家的定义，或者说他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跟过往的的不同。今天的主流的艺术家形态是一种伴随着博览会的发展，艺术家跟博览会、跟画廊之间形成这种供销关系，这个是一个类型的艺术家，还有一个类型主要是今天的艺术家跟全球的各大美术馆形成一种供销关系，展示也是销售的一种方式。这两种力量就不一样。然后还有是互联网艺术家，就像彭磊说的，一断电就没了，也很多。就是说其实已经是分裂成了好几种，他们之间都无法沟通的群体，然后他们共同组成了大家说口中的“艺术家”，如果具体讨论的话其实有不同的分类。

你自己属于哪一种呢？

我觉得我还是处于一个给画廊博览会供销的。博览会带来的繁荣，造成了这种全球化的中产阶级收藏的兴起。其实以前的艺术跟中产阶级是关系不大的，今天艺术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可以购买得起的领域，就催生出了这样的新的艺术出来。

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最近想做新的项目，做一些关于不死的传说。收集一些关于不死的人类故事。人类永生，什么修仙，DNA改造。

东方不败，2019
作品空间图来自 李竞雄 X 尼克·科斯马斯，四方美术馆上海铜仁路临时空间，上海，中国，2019